

读城

旧城咸故事

曹 羽

每个人心底，都有抹不去的老家记忆。

我的老家六间堂，是一个被枣树和老柳树环绕着的小村庄，很安静，也很平常。村边老柳树下是打麦场，环村皆是。大秋过后，麦场如产后 的女人一样安谧。那些被海浸的土地，重新泛起了秋霜一样的盐碱土。小时候在打麦场蹦房子，总会见一些老人拿着簸箕和笤帚疙瘩，很悠闲地扫那些盐碱土，然后去腌制刚从田野里收获的芥根和萝卜。妈妈聪明，刮回的盐土，她先要找一个破瓷盆，在阳光下水滤，然后捞出结晶的那一层盐皮，再去腌制咸菜。

六间堂处于九河下梢，原是古黄河三角洲，曾经沃野千里，水草丰茂。公元14至23年之间，渤海西岸发生大海浸，“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滥，西南出，寝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才成了以后的盐碱地。世世代代耕种，土壤有所改变，但还是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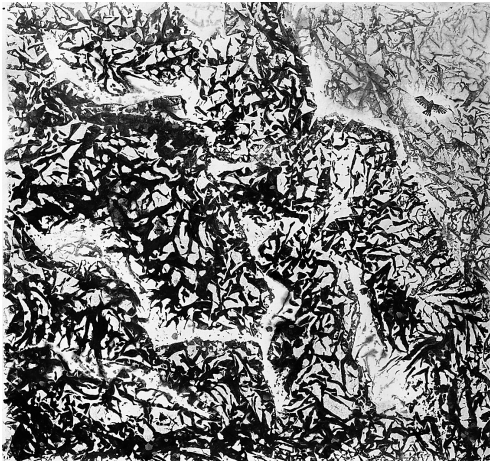
六间堂，隶属5公里外的旧城镇，那里有历史深处很悠长的一个记忆，是2000多年的一个古村落，成为盐山县治也有820年的历史。小时候，我和一些小伙伴儿，总喜欢徒步去旧城赶集，那里简直就是我们这些乡下孩子的天津卫。古槐，老城遗



渔汛



五福图



水印纸板画

贾跃进作

人间

回家

松树长青

人，回家普通；心，回家特别。儿子外出上学，小家便没了什么事。节假日之余，便回家看看年迈的父母。时常回家，每次都很特别。头一天，就全身心得高兴，夜里烙饼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老人平时用的药，已在药店买了；老人爱吃的、常用的也买了。可总是怕遗忘什么。

一大早，爱人再清点一次汽车后座与后备箱的东西，确认带全了，才出发。

车进村庄，年近八十的父亲，不管寒暑，每每在村口或胡同口，在等我们了。那条白色小狮子狗，也围着汽车转，“汪汪”地叫着。父母唠叨，下次别买这么多东西了，咱老家集上什么都有，还便宜。

父母仍住三间土坯房，院子也不大。多少次操持给翻盖新房，或者里里外外装修一下，都让爸反驳了：我们岁数都这么大了，别折腾了，省下点钱吧，你们在外面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弟弟每天早上外出打工，晚上再返回。弟弟一直在操持着这个家，地里农活全部包揽，平时经常照顾着父母。每次回家，我总是做一些饭菜，晚上和弟弟全家、姐姐全家唠唠家长里短，回忆一下贫困而快乐的旧时光。

第二天，父母总让我们捎一大堆东西。自家种的大白菜、大葱、萝卜、胡萝卜、红豆，自己磨的白面、玉米面、豆面等。父母好像看出我们嫌多，便说，这不光是给你们 的，还要让朋友、同事、邻居分享。还说，现在城里人最喜欢这些绿色食品了。当然，还有那固定的话语，像路上开车慢点，到了来个电话。叮嘱一遍又一遍。这时，我总是掏出钱包，给父母留一点钱。父母也总是说：国家发的粮食补贴，我们等于有了工资，你们在外边不容易，什么东西都贵。总是推来推去不要我的钱。

每次回家几乎一样的过程，就像奥运会上升旗奏国歌，千遍不厌，一遍比一遍特别。

非虚构

点灯人

蔡 楠

你看到村边那个大坑了吗？我爹就是跳进大坑淹死了自己。

我叫乜树长，打一生下来就患有一种怪病。不但我有，我弟树根也有。就是一双手的手指粘连在一起，指间长着一层厚厚的膜，乍一看，就像两只小鸭掌，人们叫我们鸭掌男孩。父母就带着我们四处求医，做手部矫正手术。医生说，这种手术要一直持续到成年后骨骼停止发育。

为给我们治病，我家卖粮食的钱花光了，我爹就去找亲戚借钱。爹还在借钱路上，我爷爷突发脑溢血，来不及去医院就不行了。爷爷出殡那天，奶奶给爷爷烧纸。她不在爷爷的灵前烧，她在屋里烧，点着了被子和房子，然后大笑，又大哭……

我妈说，你奶奶怎么会这样呢？她真是疯了。

我家的房子烧了，爷爷也在火葬场烧了。我爹就被烧得没了魂儿。他整天围着房子转，转够了，就去村外转，再转够了，就觉得那大坑是房子，就觉得那大坑里的水是床，是被子。我爹一想到床和被子，他就困了，就累了，他就在明亮的月光下跳进了大坑，睡去了……

爹睡去了，娘却睡不着了。她整日整夜地发呆。有时候拉过我和树根来，摸我俩鸭掌一样的手，又把我们的手摊在她的面前，之后，她就用食指和中指比划成剪刀，嘴里咋咋地嚷着，就剪我俩的鸭掌。咋咋完了，剪刀还是她的手指，鸭掌还是我们的鸭掌。娘就对着我俩痴痴地笑，笑过，又大哭！

哥，娘怎么会是这样呢？树根哆哆嗦着问我。

我想起了奶奶，想起了娘说奶奶的话。我就对树根说，咱娘可能也疯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把家里的火柴打火机都藏起来了。

为了活下去，我的亲人们把

上宋金时期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海丰镇。

据《盐山新志》记载：“海丰镇在天津未兴之前为海口第一繁荣之区……至元盐业不振，渐废为墟……海丰镇为繁盛之区皆以行盐故也……”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发掘出灶19个，这些灶大同小异，由烟道和灶膛组成，专家说，这极可能就是海丰镇煮盐的灶。除了盐灶还出土了陶罐、陶盆，它们里面有一层白色附着物，基本断定就是煮盐的器物。盐灶和盐罐的发现，佐证了海丰镇当时也是一个大的煮盐场所，而盐在当时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域的经济。海丰镇的富足，可见一斑。

海丰镇有水陆两条盐运古道。盐运水路，以海丰镇南面的柳河航运为要津，过角飞城（今海丰镇），西南经羊二庄，西至章武县治所（今黄骅市故县村），再经高城县治北（今盐山故城赵村）复西行沧州捷地，经达长芦，连接漳、衡水。盐运陆路，由羊二庄经沧州而总汇瀛州（河间）为转运，西行行销各地。

唐代河间府诗人刘长卿所作“晚来潮正满，处处落帆还”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商贾云集、一川白浪、帆樯如织的盐业盛景。

据《盐山新志》载：沧盐之极盛启于五代金辽。到了金代，海丰镇一带盐业尤盛。金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1年），沧州、山东两盐使司合并为海丰盐使司。海丰镇盐场成为沧州、山东一带主要产盐区。元至明初，盐业大发展，长芦盐运使司所辖南、北二司各有12场，也就是历史上的长芦二十四场。



我们一家四个病人分开了：娘和树根由外公外婆照顾，我和奶奶去了姑姑家。

听人说，每个人头上都有一盏灯。灯亮着，人就活着，灯灭了，人就死了。我爷爷和我爹头上那盏灯已经灭了，可我头上那盏灯呢？我奶奶，我娘，树根头上那盏灯呢？没灭，但我怎么看不见它们亮着呢？

直到我在姑姑家遇到王红心妈妈，我才知道，我头上那盏灯是需要点燃的。而红心妈妈就是那点灯的人。

那时候我还叫她红心阿姨。从大家的嘴里，我知道她是个人民警察。工作之余，多年致力于志愿服务，事迹都上了报纸电视。可我知道这些离我很远，何况我不愿意让一个漂亮的女警察看到我的鸭掌。当她到姑姑家来找我时，我逃了。

我逃回了自己的家。红心阿姨追了上来。我知道她是举着火把追来的，不管我逃到哪里，她的火把都会指引着她追到我。

那时候，外公和外婆回了他们家，我正想给我娘和树根做点饭吃。柴火是湿的，锅是锈的，做什么吃呢？我掰着鸭掌犯了愁。

这时候，村干部领着红心阿姨进屋了。我躲到了被奶奶放火烧过的门后面，但还是被红心阿姨拽了出来。

红心阿姨的手是神奇的手。她的手带来了衣服、书本还有吃的。她说，孩子，先吃个驴肉火烧吧！

我伸出了鸭掌。我接过驴肉火烧，去给我娘和树根，却发现他们手里已经有了。

我们一家吃着驴肉火烧，红心阿姨收拾着屋子。我们饱了，屋子也被她收拾齐整了。她拿过一件毛衣，给我穿上，我却把目光投到了她带来的书上。我不认识别的，我知道里面有一套是《小猪佩奇》。我用鸭掌夹过一本《小猪佩奇》，红心阿姨却叹了口气，你是该上学了，可眼下，你们最需要的是治手！

就在那个冬天，我穿着红心阿姨给我买的新毛衣，和我的弟弟树根又一次住院了，是红心阿姨联系的大医院，在市里。有骨

海盐从煎煮到滩晒，是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开始的，这是海盐历史上的一次很大的变革，而海丰场率先改滩晒，开了长芦盐区的先河。

《长芦盐志》记载，明嘉靖元年，在今黄骅、海兴县境内，“有大口河一道，源出于海，分为五流，列于海丰、深州海盈两场之间，河身通东南而远去。有福建一人来传此水可以晒盐，让灶户高淳等于河边挑修一池，隔为大、中、小三段，次第浇水于段内，晒之，浹辰（即十二天）则水干，盐结如冰。以后，海丰场灶户高登、高贯，见此法比刮土淋煎简便，各于沿河一带择方便滩地，亦修池晒盐。共占官地一十二顷八十亩，建立滩地四百二十七处，所晒盐斤，或上纳丁盐人官，或卖于商人添包。”时任长芦盐使使的刘思贤，是一个开明的盐官，他得知晒盐利厚，曾减征盐课，作为奖励。这一变革，并未得到明王朝重视，直到清初，才得以全面推行。

历史的规律，总是盛极必衰。海丰镇的繁华，也会谢幕。谁也不必感叹歔嘘，世界的幻象就是这么无常。无常为常。

最流行的说法是：海丰镇的衰落缘于元代开凿了惠民河。惠民河横断并淤塞了柳河河道，使海丰镇运盐水路受阻，从此黄河改道，内河航运由陆路运输取代，其盐业一度衰落，海丰镇渐废为墟。

我问爱人：一处文化遗址，对后人的意义是什么？他回答得很朴素：留个念想儿。见我有些懵，他解释道：那些念想儿，在一代又一代的人



水印纸板画

贾跃进作

科专家为我们手术。术后，我俩粘连的手指竟然被分开了。

当我们被推出手术室，我看到提着饭盒走上前来的红心阿姨。我举起缠着绷带的双手说，红心阿姨，我能不能叫你红心……妈妈？

能！孩子，以后我就是你俩的妈妈——

我看到，红心妈妈的脸就成了我娘的脸。

妈妈，手术费……手术费，还没交呢！树根比我小，但这小脑袋瓜考虑问题倒比我多。

红心妈妈笑了，报纸登了你们的消息，社会各界有一部分捐款，医院里也减免了一部分费用。别担心，孩子们，安心养病吧！

后来我才知道，红心妈妈把她被评为省级先进工作者的奖金也捐给了我们。

那时候，我觉得我头上的那盏灯亮了。树根的那盏灯也亮了。

一个月后，我娘头上那盏灯也被点亮了。在红心妈妈的帮助下，一家精神康复医院免费给我娘开始治疗。

灯亮了，新的人生就会开启。出院后不久，红心妈妈和她的爱心服务队，把我和树根接了出去，我们被安排在市里的学校读书了。学校不仅给我们免除了一切学杂费，还成立“一分钱爱心基金”。每天，600多名师生每人都为我们哥俩捐出一分钱。

现在，多年过去了，我在这家学校已经读完了初中。

今年中考前夕，我迎来了16岁的生日。

红心妈妈带着她爱心服务队的叔叔阿姨们来给我过生日。她将一张银行卡递到了我的手里，树长，这里面有19753元钱，是从我2010年认识你和树根之后，众多好心人给你们捐的，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这些钱我一直给你存着，今天给你办了张银行卡，密码是你的生日。

那天，我拥抱了红心妈妈，我含泪许愿：红心妈妈点燃了我头上的灯，我将来也要做一个点灯人，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光明里。

心里如普洱茶一样发酵，偶尔喝上一杯，带了岁月的味道，养人。

爱人说想去新立灶看看古法制盐，他对“非遗”文化，一向有热情。

辛立灶，是南排河镇一个小渔村，自古以来，打渔却并非主业，这是一个制盐专业村，而且一脉承袭的是明世宗嘉靖元年福建莆田人传到长芦的滩晒制盐法。

新立灶，亦称辛立灶，紧邻长芦盐区，名字起得也很有韵味儿：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煮盐的地方。因为不是晒盐的季，那些最原始的制盐工艺无法展示。新中国成立前出生在新立灶一个盐民家庭的姬成国老人，只给我们演示了“扬花看卤”法，一铁锨扬起卤水后，根据卤花的颜色和起落时间，就可以目测出卤水的浓度了。传统的手工制盐程序是很复杂的，修滩、整池、纳潮、制卤、结晶、采收、堆坨、运输，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而制卤更是重中之重，原始古老的气息，在这个渤海湾的小渔村弥散，真是堪可欣慰啊。

本土的文化，往往最能点燃乡人的热情，一路上爱人都兴致勃勃的。冬天的傍晚来得早，回家时已是华灯初上，爱人给我讲明崇祯九年进士、长芦盐运司韩应龙，在黄骅西北官庄买地为盲人办慈善的故事，讲保留至今的那块石碑，故事和灯光一样温暖。

境内还有秦朝的卬兮城，汉代的武帝台和郭堤城，古贝壳堤遗址，哪天有闲，也要一并走走。那些记忆里，也少不得家乡海盐的气息。

汉诗

秋

孟羽梅

秋是驾着四轮马车来的
喊着号子
装满盛开的花朵还有绿油油的玉米
喜气洋洋的谷穗敲锣打鼓
云雀唱着小曲
野鸽子将喜讯传递

交响曲中少不了麻雀
盯着草丛中每一枚谷粒
它那聪明机灵的神情
见到稻草人就扑棱棱飞去

大戏刚刚开始
导演生在地头
掐指计算着东注收割
西注架藤
粗犷的笑声传出很远
跌落在红彤彤的苹果树梢

西行的太阳放缓了脚步
高大的杨树挺直敬礼
喧嚣只在白天
到夜晚 天地饱满
瞬间静寂

汉诗

老党员

蒲连起

蒲保杰

宣誓那天，黎明的太阳正红
68年，从热血少年到白发苍苍
以青春作为献礼，守住党的根基

提到66军，您热泪盈眶
您说，那个家永远无法割舍
全军的同志不畏炮火，用身体挡住子弹
有的被炸断腿筋，有的血肉模糊
甚至有的……说到此时您早已哽咽
作为班长的您，同时以伤残七级向党党和人民复命

1952年复员，33年村庄风雨路
水渠里的水清澈灵动，房子整齐划一
村委会的那面五星红旗
如同您刚正不阿的身影，默默伫立

噩耗传来，老人于2015年长辞于世
那天一直下雨，村里的灯也为他长明三天
出殡那天，天突然放晴
晚霞映红了天宇，仿佛看到一个有志青年
攥紧拳头，举过头顶
铿锵有力地宣读入党誓词

他走了，留下了不朽的灵魂
血可以流，伤口无法愈合
我要写下那一颗他身体里没有取出的子弹
连同侵略的罪行，一并昭告天下

在场

遗落

朱林路

一场风雨，改变了季节的称号。秋天来了，天空高远，蓝色如洗，几朵白云缓缓地膨胀身躯，田野里闪动着丰收的缩影。离村庄不远的路边有一株向日葵，更远的地方是一整片闪着金黄色光芒的葵花。显然，这一株葵花是主人播种时遗落的一粒种子，没有放弃生命的结果。夏日充足的雨水风茂了它的身姿，如扇的叶片舒展开来，午后的阳光照在晕黄的花盘上，生命的种子围成紧密的圆形队列，无声息地等待着成熟到来。春播的谷子已经进仓，秋风下瑟瑟摇曳的是从主人的指缝里漏下的一穗金黄。遗落的葵花注定不能和姐妹们衣衫联袂点缀染秋日的色彩了，漏下的谷穗也不能和兄弟们进入温暖的谷仓。悄然相望，成为这个午后美丽的风景。在周围繁忙人的视野里，这类诗意的细节，都荒疏了。

缘于遗落而独立存在，虚构出田野里岑寂的美——如青年时候看过的夜空中美丽烟花，遗落的瞬间，长空落寞，反显寂寥。青春的旅程很快走完了，冲动和热烈随风飘逝后，平淡便拥入怀中。一些时光被遗落在一张张照片上，随手翻看，常常不能自己。每一个人都各自守有一定的位置上，看待过往的角度没有一样的，常常还没看完，看准，眼下自己又成为过去。接下来，就是看到了这样的一张照片。一场细雨，几场温润的春风过去后，那些最早拥抱春天的花朵竞相绽放了。清新的山野里，一树桃花垂露盛开，枝头依旧华丽，这时的笑靥还需要绿叶的烘托，每一朵花轻盈如薄翼。其实，这张照片里我为之喜欢的并不是这些暗含着灵秀的花朵，是陪伴着这些花朵的两枚豆荚。是不是主人收获时的疏忽遗落，已经不重要了。它们也曾是两朵花，在这个春天，以果实的形态来默默地聆听另外一种生命的笑语。遗落与憧憬在这里相互对接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更多的遗憾之美显现出来。这一枝繁花多么幸福啊，山野里那么多美丽的花朵，盛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到它们快乐的舞姿；而它们的终结，依然有两枚豆荚为它们颓然坠落黯然神伤。对于有感知的人，敏感就是一笔不尽的财富，四时无感，敏感不断，很少的相同，很多的不同。把这样的瞬间捕捉下来，便拥有了内心的隐秘。

隐秘的东西常常带来快乐，那些隐藏的东西不会全然展现出来。花生、红薯是乡村里隐藏在地下生长的果实，它们的神秘长相直到收获的日子来临才肯展露。主人经过一番辛苦的劳动，把欣喜带走，也把拣拾遗落果实的快乐留给了随后到来的一群农家孩子。一位农家少年，面对一片隐藏着遗落果实的土地，表情专注，内心喜悦。弥漫着草香的泥土再次被农具翻转过来，隐藏的果实 在渴望的眼神里滚落出来，原初的快乐，印记在时光里。一些快乐的行程如此之美，有时就是这么简单，埋于泥土里面，卧于青草之间。一个人喜欢某一种形态，往往可以追溯到生命的内在。人的心灵走向，从小就开始了它的旅程。成熟后，一些情怀的涟漪波动，才发现，生命荒芜的背后，这些时光运行的轨迹还完好无损地保留着。

一本博弈的棋谱打开了。雨滴如豆，一场厮杀渐近尾声。中场时放置的一枚本想落地生根的棋子，终究难以突围，被主人遗弃，成为劲敌的俘虏。一枚棋子的死亡和青春梦想的破败何等相似。许多心理的挣扎，眼神的碰撞，毫无知觉，消磨了一次又一次激情，最后融入匆匆的人流里面。对于一棵树来讲，一个梦想想是一片树叶，飘落下来就再也回不去了。“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人事过往，一些梦想遗落成为回忆。好在伍尔夫说过：“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

一场细雨再次连绵走过，已是深秋时节。葵花饱满低垂的籽盘载满一辆马车回到了乡村，挺直的秸秆成为破败残骸，坦然地被风吹雨淋，谷穗早已成为一群麻雀的果腹之物，诗意与世俗结合为生活的底色。

常常就是这样，一种生命与另一种生命擦肩而过后，再也没有会面的可能。没有了言说的对象，没有了言说的条件，默契的私语只能成为心底的奢望，最后变为沉默寡言。

一个人两次去看同一个地方或场景，要么是看场景是否改变了，要么是看自己是否改变了。有些心情，也会悄然来临，也有时会无声地遗落。